

信仰在路上：

《自由主义传统的书写者：杰克·克鲁亚克》论要

Faith Is on the Road: An Introduction to *A Writer for the Liberal Tradition: Jack Kerouac*

龚 刚 (Gong Gang)

内容摘要：书中以两条脉络展开叙述，一是克鲁亚克个人成长历程，一是他所处社会背景，两者纵横成网，相互影响，每一处交织以“空间截住时间”，克鲁亚克的困顿、迷惘、天真，方成永恒。对信仰锲而不舍无疑是克鲁亚克擅长的题材，为什么“上路”是克鲁亚克笔下聚焦的核心，这种精神追求实质就是“哲性乡愁”。虽受禅宗影响却并没有为禅所囿，对克鲁亚克而言，心中的信仰始终在路上。

关键词：信仰；在路上；哲性乡愁；禅宗

作者简介：龚刚，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扬州大学访问讲座教授。

Title: Faith Is on the Road: An Introduction to *A Writer for the Liberal Tradition: Jack Kerouac*

Abstract: The author develops her narration by two clues: one is Kerouac's life experiences and the other is his social background. They have mutual influence on each other and formed a net. Every knot in the space would define time. It makes Kerouac's suffering, bewilderment and simple eternal in his life. Firm pursuit of faith being his consistent theme, he mainly focuses on "why on the road." We call the pursuit "philosophical nostalgia". Affected but not bound by Zen, Kerouac sticks to his belief on the road.

Key words: faith; on the road; philosophical nostalgia; Zen

Author: Gong Gang,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of Chinese department of Macao University (Macau, E21A-2071, China) and visiting chair professor of Yangzhou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history of literary and art thought, ethical narrativ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Email: ganggong@um.edu.mo).

之前很多次看到报章书刊中提起“中年危机”，付诸笑谈之外，也颇受启发，便做了一篇学术论文，分析杨绛与白先勇在同名小说《小阳春》中表

现出的中年危机叙事。¹ 文章写得颇为顺利，研究过程中还发现，“中年危机”一词并非出自文学家之口，而是由美国的精神分析学家——Elliott Jaques 率先提出。阅毕谢志超教授的新著《自由主义传统的书写者：杰克·克鲁亚克》，我翻出 *The New York Times* 原稿，其中有对 Jaques 理论的简述：“Dr. Jaques introduced the phrase ‘midlife crisis’ in 1965 in a paper on the working patterns of creative geniuses. Examining the careers of a number of composers and artists, he found abrupt changes in style or declines in productivity around the age of 35” (Stuart Laviertes, 17 Mar. 2003)。概言之，Dr. Jaques 认为，艺术家通常在 35 岁左右进入创作力衰退期。我随之想到，公元一九五七年，《在路上》(*On The Road*) 横空出世，其作者杰克·克鲁亚克 (Jack Kerouac) 声名鹊起。那一年，克鲁亚克 35 岁，甫入中年。

仿佛只是过去一瞬间，但克鲁亚克已然发觉自己正站在中年的悬崖峭壁之上，势不可挡——他似乎丧失了生活中指引方向的“信仰”。偶尔自嘲，他会想到自己当下的处境，颇像厨子手里提着的鸡，只知道缓一口气就好，再无别的主意。斗转星移，阅历日丰，可他无奈地意识到自己从中汲取到的生命慰藉依然稀薄，或者说尚且不足以与“信仰”缺失所形成的生命空洞相弥补。钱锺书在其著作里探究还乡隐喻²，我从中获益匪浅，总结出“乡愁三境”。其中最高境界的“哲性乡愁”³ 便直指人类性命无处安顿与无法寻得生命本真状态的普遍苦闷。龙应台在《1964》一文中描述过一种无言懂得、转身离开的人生感悟，细品之下能闻到淡淡的认命味道。我希望寻到的方式，应该是自强不息的，亦或是爽利洒脱的；前者是圆融的刚执，后者是崇高的温柔，这两种都更具男性气概，更合我意。

也正是在这段日子，志超新书的书稿进入了我的视野，这是一部克鲁亚克的研究集。我之前和学生笑谈，如果我讲到公路主题的小说，那将无可避免地和大家分享克鲁亚克的《在路上》。最初接触到克鲁亚克的作品，是在北大进学的岁月里。作为美国“垮掉的一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克鲁亚克一度是我心中最出色的文字英雄。克鲁亚克直到 35 岁才凭借第二部作品《在路上》而享誉文坛，此前他的生活，也总是在与郁郁坎壈打着交道。有人说渐入中年的他算是大器晚成，但我觉得丰沛的才能就像丰沛的水流，总能随时找到宣泄口，因此他的名声大噪并非一时之幸。第一次读《在路上》时便为这种文字风格迷住，那是和之前菲茨杰拉德“迷惘的一代”截然不同的语言面貌。阅读体验极佳，整本书仿佛一具炼丹炉，而文字于其中如仙丹一般

1 参见龚刚：“‘中年危机’叙事的早期范本——杨绛、白先勇同名小说《小阳春》比较分析”，《扬子江评论》4 (2017)：83-90。

2 参见龚刚：“附录二：钱锺书英文论文选译”，《钱锺书与艺术的西潮》。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78 页。

3 参见龚刚：“从感性的乡愁到哲性的感悟——论台湾离散诗人的三重乡愁”，《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2017)：2-6。

长生不老。

一晃多年，志超的书稿让我再次得缘闯入克鲁亚克敏感细微的内心世界。这实在是一部诚意之作，统揽来说，整部书中有两条脉络。一是纵向的，一是横向的。所谓纵向的，就是克鲁亚克自身的发展史。从他幼年时期的家庭构成一直谈到与他创作息息相关的诸多朋友，这一条纵线是克鲁亚克的生命线，它贯穿起克鲁亚克一生的轨迹。另有一条横线，这条横线就是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整个时代对克鲁亚克的作用。譬如战后美国社会的风气面貌、青年普遍的思想倾向、禅宗哲学敲开美国大门从而将佛学思潮带入美国等等……很多为人立传的作家，都有一个倾向——即过度强调时代对这个人的影响，仿佛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个人不功成名就都不行。我读之总会觉得“时势造英雄”的结论得出的过于轻率直接，轻飘飘地浮在空中。但我很喜欢志超这部书的结构安排，纵线与横线错综交织，彼此作用，相互产生影响。这样便不似一个个孤零零的十字架悬在那里，误导人们十字架的中心就是这个人最闪耀的时刻。而是由纵线与横线密密麻麻地大面积交织在一起，经天纬地，不再是一副十字架挂落在时空里，而是一张巨大的网。网，就是生活的本质。若只是一副十字架，那生活的意义似乎过于集中且可怜，一定还要有更多更密集的纵横交织，因此才能有人类生长、觉悟的意义。而构成生活这张网的每一处纵横交织，我称之为以空间截住时间，我想若非如此，不能从逝水流年中，抓住永恒。

志超在全书第一章有一个对克鲁亚克作品简洁又灵巧的概括，即：“克鲁亚克在作品中肆意描述生命中短暂的幸福与满足，亦很真实地袒露人生的困惑与痛苦。在他笔下，孤独、无助、天真、率性等性格描写令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立体而丰盈”（13）¹。简单的两句话却将克鲁亚克的作品点透了，这正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克鲁亚克本人。很多人有一种误解，就是对于一个大文豪大作家来说，无论什么都能写得传神有趣。其实并非如此，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真正能驾轻就熟的题材往往不会很多，文体上也不会跨度太大。原因很简单，作家也只是一个普通人。的确，作家创作过程中应该鼓励他全方位闯入生活，但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所接触到的生活势必只能是零星与片段的。凭借着敏锐的天性与常年对世界的观察及思考，优秀的作家往往能“力透纸背”，在他描写的题材上，带领读者一窥生活的不朽真谛。然而这仅限于作家最熟悉的那个题材，即他最熟悉的那种生活方式。所以钱锺书写现代儒林，张爱玲写洋场交际，克鲁亚克写追寻信仰。

克鲁亚克写过几部路上小说，《在路上》以外，还包括《达摩流浪者》《科迪的幻想》等。志超在书中第二章评价克鲁亚克为“路上小说的开拓者”，并写到：“受‘垮掉的一代’的影响，很多年轻人放弃安逸舒适的生活，在

1 谢志超《自由主义传统的书写者——杰克·克鲁亚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以下出自此书的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路上恣意驰骋，只为寻找、探索渴望已久的自由和生命的终极意义，证明自己的存在”（90）。“这场革命，以《在路上》中各色人物在路上的玩世不恭和离经叛道，在路下则居无定所和离群索居为鲜明特征。他们三五成群寻求心中的终极真理。他们在路下忙于生计，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任凭理想一次次褪色”（109）。这两段话很是锋锐，直指克鲁亚克笔下的核心，也就是“上路”的原因。对于书中的人物，亦或克鲁亚克本身来说，角色们在路上找到了什么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要“上路”。因为“信仰”缺失，所以他们这一代才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只可惜信仰缺失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现代人类面对的普遍困境，只是当时尚未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路上》中的角色们一有理由就横跨整个美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的作为看似逾越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但论起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所以他们真正的旅途，其实落在了精神层面上。

尤为喜欢书稿中的第三个章节——禅宗思想的实践者。克鲁亚克的创作受到禅宗、佛家思想的影响，这已然是一个学界共识。但颇令我惊喜的是志超在介绍完禅宗与克鲁亚克的联系后，并没有一味将禅宗与克鲁亚克捆绑在一起，而是说道：“当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克鲁亚克在感情上和创作中因为遇到重重困难，所以才沉迷于东方宗教以期获得顿悟和解脱。克鲁亚克或曾寄望在禅宗思想中寻找慰藉、寻求公正和信仰替代，但禅终究不能彻底释放他的身体和精神，他的身体、精神乃至心灵也未曾为禅所囿”（160）。这个部分说的真好，如果克鲁亚克这样的作家也会自负纒纒，拖着沉重的枷锁上路寻找信仰，那真是糟透了。正因为克鲁亚克自身也未曾为禅所囿，所以他笔下的人物才能自强不息，一次次在路上寻找信仰。

第一次读克鲁亚克时我尚是学生身份，那时没发表过一行诗，但却觉得那时的自己更像一个诗人，一如曾经的吟游诗人，在马上为自己吟诗，度过漫漫寒夜。时至今日再读志超书作，我已不复青春。放下书稿那一刻，仿佛看到志超在写这部书时经历的畅快与迷惘，她带着写作者独特的神性，缓慢却稳健地穿过光明与黑暗，姿态伟大又谦卑。刹那间我灵台清明——人的性命安顿之处，是一种抽象的可能，它犹如迷雾中的灵山，每一个人都必须独自寻觅通往山顶的门径，没有人可以代替，没有人可以引领，你的救赎，你的信仰，只能由你自己来完成。这是一个人的战争，也是一个人的宗教。如若再遇迷失，我亦可用志超的这部书稿渡己渡人。信仰在何方？——信仰在路上。

Works Cited

Stuart Lavietes. "Elliott Jaques, 86, Scientist Who Coined 'Midlife Crisis.'" *The New York Times*, 17 Mar. 2003.

谢志超：《自由主义传统的书写者——杰克·克鲁亚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Xie Zhichao. *A Writer for the Liberal Tradition: Jack Kerouac*. Beijing: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8.]